

短篇小說 第一名



柯品文

出生：民國65年生

學歷：文化大學畢業

現就讀：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

獲獎記錄：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優選、華岡文學獎、
新詩銀筆獎、耕莘網路文學獎

創作理念

現代究竟是什麼年代呢？紛亂、躁動、不安與侷促環繞
周身，這是後現代慘淡的悠揚美。但是，這樣的時代，蘊育
著我們怎樣的思考模式？

窺。

是的，我們既不願大膽披露他人私密，卻又隱不住自己
原生內在的窺知慾望。於是，我們選擇了一種又可保護自己
又可直探他人秘辛之幽邃感——窺。

無論是偷窺、是窺望、是窺伺，或者是連綿不絕的彼此互
窺，在在都展露了後現代文化之內心表徵。

為此，我創作了《窺》。

也讓「窺」成為明目張膽的文學藝術之作品。

窺

預備逃離的前夜，他夢見了貓。

故事的前奏即是回憶和預言交相游移滲透的延伸，時序開始隨著情節緩慢的進行，場景則像空氣中懸浮的微粒子，連續不斷的更替膠黏於夢境的底層。

他夢見那隻貓在一個沉悶欲雨的黑夜，悄然無聲地蜷伏在陽台的鐵欄杆上，弓起了身軀，伸長著尖銳的爪子，以一雙熒熒綠色的眼睛朝向他狠狠的瞪著……

那時他租屋在濟南路上，一層小小的出租公寓內隔著兩間木板房間，住著他與另外一位馬先生。他們並不相識，剛搬遷進來住的前幾天，馬先生並不在家，不過，陽台上一隻黑色的貓，卻醒目的讓他先認識了。

那隻貓是誰養的？

那天，他打了電話問房東太太，房東太太告訴他，貓是馬先生的。

馬先生的貓。

他幽幽的笑了。

眼角微微朝陽台望了一下，那隻趴在陽台上的貓懶懶的轉過頭去，以一種慵懶的姿態躺著曬太陽。夏日午後稀微的陽光裡，貓躺著的姿勢很平靜，牠一身黑茸茸的毛，顯得異常的明亮，在

暖暖的陽光底下，幽幽地盪漾著一層隱形的薄光。

一個養貓的男人？

他在心底給這位馬先生起了個問號。

幾天之後，馬先生終於回來了。

他是一位外表看起來忠厚老實的男人，身材瘦瘦高高的，清癯的臉頰上不太有什麼特別的表情。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馬先生。

那時當他正準備向馬先生點頭打聲招呼的時候，馬先生已經匆匆開門進房了。

隔天早上，馬先生要出門上班時，看見了他，仍然沒有給予他任何善意的問候與交談，於是便有一種不愉悅的感覺悄悄在他心頭上壓著。

大概是陌生吧？他這麼想。

一個星期過去，馬先生對他這位新搬來的房客就連一個最基本的禮貌問候也不曾有過。這時，不由的，他開始有點討厭起馬先生來了。

他心想，馬先生也許也正討厭著他吧！

如此延續到後來，即使是馬先生朝他迎面走來，他也故意裝做好像沒看見似的走過去。

總一定在什麼他不知道的環節上發生了些問題，他和馬先生，在無形之間各自構築一堵堅固的高牆，兩人悄悄將自己於陰影中暗藏，私自成為彼此相互背對的模糊影子。

出租公寓後面的陽台不算大，主要是用來曬衣服的。不過，他很喜歡那裡。在那裡他可以從欄杆的此端看到彼端陽台外高矮不齊的水泥屋，以及錯縱夾雜在房屋間的小小巷弄。

假如抬起頭朝遠方的天際望去，在絕遠的空中，有幾隻不知名的飛鳥高低的翱翔，那些高樓、天橋……以及更遠方天空裡的夕陽和雲彩飄移相襯的景象相互交疊，所有物體的輪廓，逐一地清晰出來，同時也正一點點的變為虛幻，像是什麼人

的靈魂，蕭索的隱匿掉。

他確實很喜歡待在陽台上去看那樣悠揚美麗的風景，且會寂靜的遙想曾經在那樣類似的風景裡，一些關於他過往的璀璨與落沒。

不過，當他將視線拉回近處的角落時，他便看到斜對面房子上的一個窗戶。其實那是一個極平凡的窗戶，雜夾在眾多其他大大小小的窗戶之中，顯得一點也不特別。窗戶是由一格格碎花拼湊起來的毛玻璃，即使很費眼力去看也看不清楚裡面有什麼，可是他卻明白的知道，那個窗戶裡頭住著一對年輕小夫妻。

有一次，在巷口他看到那對小夫妻並肩走過，男人輕輕的牽著女人的手，女人溫柔地靠在男人肩上，相互竊竊的說著輕聲的話兒，那模樣並沒有熱戀中狂熱激情的感覺，卻是屬於另一種平實的親情姿態。

然而，他卻討厭這麼樣的一對小夫妻。

如果從他們身邊走過，他不自覺地便會瞪他們一眼，然後再悄悄的看着他們牽手緩緩走上樓梯，窗戶內的燈接著便被打開，隔著毛玻璃幽幽地透照出昏黃模糊的光影，這個時候，他的心底，便無端的泛起了些酸酸楚楚的滋味，像是被什麼塞住了一樣。

獨自待在陽台的時候，貓也趴在上頭。

那天他把洗衣機裡的衣服擰出來，一件接一件用衣架掛在陽台的竹竿上。這樣反覆的動作裡，他覺察到貓仍很平靜地趴著睡覺而不受他的干擾，貓確實顯得極為安詳與從容。他緩緩停下手邊的工作靜靜地注視著那隻貓。

貓的身軀伴隨著呼吸上上下下規律地起伏，在牠的背脊上有種貓獨特的弧度形狀，從貓的後頸沿著背部到尾巴悠悠晃晃流淌著一股貓特有的、無節制的柔軟，但同時他也注意到貓脖子上綁著一條狗鍊子。在鍊子和貓毛之間，他看到一些大小不一淤血的勒痕，那些紫黑色的勒痕很明顯，結痂在貓的頸項，看上去有種淒涼的景象。

其實，他對貓並無較特殊的感情，只當牠們是一般的寵物罷了，但是當他看到馬先生狠心的為了怕他飼養的貓脫逃掉，用了一條生了鏽的狗鍊子來綁住這樣一隻

柔軟的貓時，他的心又忍不住感傷了起來。

貓被牢牢的綁住，僵硬地趴在陽光下睡著覺，這樣的畫面使人不忍，然而貓表現出來的神情卻是異常的寧靜與安祥，絲毫沒有任何苦痛的感覺，甚至隱隱約約地透著一股嬰孩般枕肘熟睡的祥和景象。

這樣出奇的寧靜致使他有股躁動不安的惶恐，且懷疑自己是否已掉入了一幕早已事先被設計好而顛倒逆轉的情境當中。

他幽幽的感覺到，確實有一些僵硬的，或者已經開始敗壞的某種東西悄悄地存在於這層出租公寓的內裡。

輕輕地，他伸出手放在貓的身上，貓張開眼睛的看了他一眼然後緩緩閉上，他順著牠背脊上的圓弧曲線慢慢細心的撫摸著，不過，當他將手約略地停在牠脖子上的那條鏽黃了的鐵鍊子上頭時，貓突然急速的驚叫了一聲，睜開兇惡的眼睛朝他瞪了一眼。

貓剎那間迅速閃爍而過的猙獰表情，確確實實的將他給嚇了一下。

這是第一次他感受到這隻貓可怕的地方。

故事持續的進行，情節內的場景如透明的液體相互的附著。

他跌入了夢境中漂浮不定的場景內，那些相連而又分割的景象無限圈盪擴散，確實是一張泛白而微弱的圖景，曝光似的在他腦海中閃爍。

那的確是一個奇怪的夢的場景。

他清晰的看到剛出生的自己正值嚎啕大哭之際，他的父親便趕赴於即將車禍去世的現場等待疾馳而來的卡車壓碾而亡；畫面接著跳躍至童年時代在國小校園內被同學嘲諷譏笑沒有父親而痛哭失聲的哀傷表情；下一幕出現正值十八歲青少年的他，在一家陰暗窄小的三溫暖內被一位不知名的男人，利用他意識底層渴求父親形象的弱點，迅速俐落地奪走他的純潔的童真。

緊接著下一個畫面緩緩浮現出一場熱鬧非凡的嘉年華會：

會場中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群，大人們全都歡樂的說說笑笑，小孩在人群中追逐嬉鬧，漫天飄飛的七色彩帶在會場中隨風搖動，汽球、顏色、燈光、一片片繽紛

飄揚的花絮構成一個魔術盒的空間，人們催眠地隨著音樂搖動身體。

他站在人群之中靜靜地看著魔術師從帽子中抓出一隻小白兔，小白兔活潑地往前方蹦蹦跳跳走開。紅色大鼻子的滑稽小丑來回穿梭在會場四周表演雜耍，小孩們一群群的被小丑逗的樂不可支，所有的人全都不自覺的沉溺在這片歡愉的氣氛當中。然而，他卻始終孤單而沈默地看著所有會場上的人，他的存在彷彿是這場華會裡弔詭的安排，像是一幕不知名的舞台劇中擔任串場的臨時演員，總在最高潮的劇情中介入，顯得無比滑稽與荒誕。

小丑突然跑來站在他的面前，手裡握著一網各種顏色的氫氣球，他伸手拿了燦爛的紅色氣球。

——紅色應該象徵愛情吧?! 他自得的想著。

愛情的渴望，在他身上已經萌芽生起，心中自幼渴望父愛的憂傷已悄然的淡化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男人真誠對他付出的關愛以及未來相互扶持的盼求。

小丑看著他笑了一下，輕盈地走了。

這時候，嘉年華會的會場突然響起了槍聲，大會開始釋放彩球和鴿子，他猛的轉身看天空中繽紛飄揚的景象，卻不慎將手裡的氣球鬆了手。

氣球飛走了，且越飛越高，他寂靜地看著天空那些四處飄飛的彩球和鴿子，卻分不清究竟那一顆才是他的紅色氣球。

大概破了吧!?

他有點悲傷的想。

這麼想時那種悲傷的純度像是空著肚子被灌入了黑色髒水，一陣連著一陣由喉頭牽引至太陽穴，有股劇烈飽脹的情緒急欲朝外抽縮，他感受到自己正無助地任由自己的表情隨著悲傷而持續扭曲且呈現出誇張可怖的面孔。

他掙扎著張開眼睛，會場上的小孩奔跑著過來圍繞他，一個接著一個，小孩開始笑了起來，那張奇異誇張的臉像一張被極度扭曲的撲克牌，小孩吱吱的笑聲高低起伏不平包圍著他，像一陣戲謔的狂浪。

他愈來愈驚恐了起來，臉上的面容顯得更為怪異扭曲而旋轉，甚至無法控制的

幻化成熾熱的融漿開始滴落而串聯變形。

笑聲突然嘎然停止，場景霎時暗沈下來，無端端的，畫面迅速跌入另一個黑色深淵的場景。

在那片漆黑無底的深淵裡，隱約中他彷彿看到一雙深綠色閃著眸光的眼睛，寂靜的在未知的方向冷冷地盯著他。

凌晨二點。

他從外面回來，身旁帶了一個男人。

這是他搬到這裡之後第一次帶男人回家。當他準備進入房間的時候他聽到後面陽台上發出一些窸窣的雜音，微微地，他朝陽台探了一下，看到貓正從地板跳上陽台欄杆上，然後趴在角落旁看他們，但他並沒有特別的注意牠。

反正貓不就是貓嗎？

他心裡想。

男人跟著他走到房間裡頭。

他們是在新公園認識的，不過並沒有聊到些什麼，兩人只是一直很寂寞的在公園裡走走晃晃，就像地上流竄的那些搖晃飄浮的黑影子。

男人做什麼？叫什麼？或者是幾歲？他記得不是很清楚。即使男人很認真的告訴他，甚至娓娓道出多年來與同性間分分合合的戀情，他也不會全盤相信。他不得不承認，確實他早已習慣同志圈子裡流行的謊言遊戲。在那個圈子裡，「真愛」彷彿只是一句響亮的口號罷了，不過對於真愛他並沒有全然的放棄。

他想，他真正在乎的該是彼此內在心靈互動的感覺，不過，感覺這種東西也的確是很微妙的。

他們相互地對坐在房間內，窗外街上照射過來紅綠燈的光柱，放肆地一陣又一陣地將他慘白的身影打到牆壁上，臉龐輪流的被射入的光柱漾成一道道紅、黃、綠的光，像耽溺在一股濃稠的氣流中，無奈的被光影擺布。

房間內確實很安靜，男人耐不住性子伸手去觸摸他，指尖微微輕觸到他溫熱的肌膚上，男人感受到他肌膚底層有股汨汨熱潮在隱隱竄動，男人以舌尖濕濡他的軀

體，牙膏薄荷餘味殘佈蔓延。

他閉住呼吸輕聲呻吟，接著男人的手越加狂亂了起來，正當男人使勁將他抱到床上去時，他彷彿聽到隔壁房間內傳來一陣幽幽細細的音樂聲，那是馬先生放的歌劇音樂錄音帶。

他感到些許的詫異，馬先生怎麼還沒睡？

他靜靜回想起自己的記憶底層，似乎未曾有過馬先生聽歌劇音樂的經驗。不過，這已經是半夜三更了，馬先生聽歌劇音樂的這個舉動，隱幽地在他心底有某種奇詭的聯想漂浮升起，那是他說不上來的感覺。

因此，在他心上，他又給馬先生加了些恨意。

不過，他身旁的男人卻一點也不理會這些，雙手仍在他身上摩挲。一開始他總是閉著眼，低聲輕吟，靜靜享受男人堅硬厚實的胸肌在他全身不曾注意的部份摩擦。

緩緩的，男人接著將他的身體扳過來，雙手溫柔地從他白皙的臀部上卸下淺灰色棉質內褲，像是在召喚他蟄藏多年的寂寞孤冷的騷鬱魂魄。接著，男人赤精大條的欲將自己生硬的填入他常年幽婉昏迷枯槁的靈魂內核。

不過，就在此時，他們倆都被馬先生突然加大的歌劇音樂聲音給嚇住。那陣被刻意加大的音樂聲如同深夜裡的一聲巨大而猛烈的轟雷，震破了黑夜的寂靜與沉默。

在那一剎那間，男人與他都極為清晰的聽見歌劇音樂中男女高低音的歌唱聲音，那些悠揚的節奏與樂音，在此時對他們無疑是巨大的噪音，他甚至覺察到深夜裡這一陣陣的歌劇樂音似乎夾雜著某種深不可測的神秘。

男人仍舊沉戀慾望著他的肉軀，但他卻已是意興闌珊了，

他在監視我們。

看著身旁的男人，他忿忿的說。

經常，他會在下了課之後，獨自一人待在屋後的陽台上，幽幽寂靜的眺望遠方的天際，並且不經意的凝望斜對面房屋上的那個窗戶，日子一久，漸漸的這已成了他住在那裡不自覺養成的習慣。

夏天裡的確有許多這樣的時候，有時天空很蔚藍，連一絲輕輕的薄雲也沒有，有時卻又陰陰霾霾的飄下雨絲來，天雨欲來前，浮澀乾燥的空氣裡凝聚了一股難耐的沉悶，即使有微微的風吹撫過，乾澀的空氣也始終沉悶，像被烈燄的火給燒過般。

不過，對他而言，除了外在的天氣之外，一股股壓抑在他心中，那種連他也說不上來的躁悶比難耐的天氣還要多上好幾倍。

靜默中，這一切的確確都很平靜。

貓靠在欄杆角落邊打盹，而他靜靜地凝視那個窗戶，窗戶裡面究竟有些什麼呢？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以及他們共同擁有的一切，他默默的想。

每一次看著那個窗戶，他就想起高中時代，軍樂隊裡的一位學長。

他已經記不清那位學長的臉了，留在記憶深沼裡的是那些校園內吹奏樂器的日子。他很容易被那種優美的情境所感化，心裡因著就泛起一片秋水漣漪。

有時他以為他總是一樣，不管在什麼年紀，什麼環境。對於一些可能晃動也可能永存的情感，那些攙雜著膽怯、茫然、遲疑，同時又有點莫名的激動與不安，不會改變。他甚至從未想到改變自己，既沒有發現到這種必要，也沒有這個欲望。

或許吧！會有一些往昔的時光，我們總以為它會過去就不會再回來，其實不然，有時它的復返，歷歷如真，像遺忘許久偶然再瞥見的故事情節。

他明白在他的心田上一直孤立著一塊荒地，那是早在他年幼喪父時就已失落的，如今空地上已長滿了繁密雜亂的野草，寂寞的正等著一個真心的男人去開墾。

他要的並不多，或者他只是想尋回一些童年失去的父愛罷了，這樣簡單而單純想望使他拙於接受複雜的事物。那些看似平常無奇的事物，有時卻往往對他是一種渴求不到的奢侈，每每想到這裡，他的心裡因著就起了一陣辛酸的感覺。

他依舊呆立在那裡凝視著窗戶，不過卻開始有些厭恨起窗戶裡的那個女人，以及女人從男人身上得到的愛。

究竟這是一種羨慕還是一種嫉妒，他並不清楚。然而，他明明白白的知道，這樣的環境底下，他終將會是傳統倫理道德的犧牲品。

這是他的悲劇，不過更悲傷的是，不是他選擇了悲劇，是悲劇選擇了他。

轉過頭看著那隻貓，貓也正看著他。

彼此很平靜的對看著，是一種默默無言的寂寞。

他看著貓的脖子上被鍊子勒成一道道紫黑的傷痕，他有些哀傷起來。貓被囚困住而不得自由，即使連掙扎都成了一種包袱。馬先生的心真狠，除了餵牠吃貓食外，好像再也不去摸摸或拍拍牠，像是一種慢性倦怠的遺棄。

馬先生究竟是在豢養牠還是在遺棄牠？他有些懷疑。

他下意識裡淺淺的感覺到，貓和馬先生之間雜存著一種矛盾且秘密般的弔詭關係，並且感受到有種既輕微又沉重的某些東西，壓在他的心口上，令他憋悶。

伸手去摸摸那隻貓吧！

他想像上次那樣去撫摸安慰牠。不過就在他伸手觸摸貓的同時，貓突然睜大眼睛，迅速且俐落地蹶起身軀並露出白色尖銳的貓爪，眈眈作態地狠狠瞪著他。

他被驚嚇住，手也立刻收回來，此時，他的心底莫名地便浮昇起一幕奇異的畫面，貓那兇惡的模樣竟然極為自然地與馬先生半夜裡以音樂挑釁他的景象相互交疊融合，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貓和馬先生對他都是飽漲敵意的。

連貓都在憎恨他，他不平的思想。

他忿恨的拿起勾衣架的鐵絲，往貓的臉孔上用力砸了過去，貓閃躲不及，鐵絲正巧打在貓的鼻頭，貓氣急敗壞的狂叫了一聲，旋即顯露出更加猙獰駭人的面孔。得意的，他笑了。

而且這時他和貓彼此都用一種既仇恨又可怖的眼神朝著彼此恨恨的瞪著，只不過他比貓多了一份不被束縛的優越感。一隻被他的主人用鐵鍊束綁而不得自由的貓，再怎麼樣也不過只能瞪瞪我罷了，又能如何呢？

貓不就是貓嗎？

他又得意的笑了。

不過正當他轉身準備離開陽台時，剛才貓瞪他時所流露出來的兇狠眼神卻無端的在他腦海裡反覆重疊又重疊且越來越清晰……

隔天半夜裡，街道上有一些細雨紛落。

他故意帶了另一個男人回他的房間。

又在偷看了。

誰？

他彎下腰順手擰起一隻拖鞋，狠狠的朝陽台的方向砸過去，拖鞋飛的砸到陽台旁的紗門上，傳來一聲尖銳的貓叫，貓倏地從陽台欄杆上跳到地板去。

冷冷地，他笑了一下，臉上得意的表情和他用鐵絲丟那隻貓時是一樣的。

他想，貓現在一定畏縮地躲在陽台地板上的某個角落邊，蜷曲著身軀，尖著爪子，在暗地裡瞪著他吧？

不過，他心底一點也不在乎。

他拉著男人，坐在床上，並且湊近男人的身軀，他刻意地將情欲渲染在全身的每一處毛細孔中，藉此挑起男人對他耽溺的戀慾。

慢慢的，他伸過手去撫摸男人的臂膀，溫柔地靠在男人厚實的胸膛上，然後，輕輕的閉上眼眸，想像著自己像是窗戶內的那個女人正依偎在他男人身上一般。

他嗅到男人幽細地一股清淨腋窩之雄性麝香，如夏日奔走的雷風雨傾流奔竄，肌膚內深深蘊藏的體味氣息，彷彿杯底覆捲飽含濕氣的綠茶葉馨香。

男人開始慾望他的肉軀，彼時雙方皆癡狂棧戀，但他是否真的渴望發生一些什麼，他自己也不清楚。

也許是為了想要引誘出一些暗藏在這棟屋子底部的某些隱隱竄動的幽邃秘辛吧！？

就在此刻，情節的進行總像是一片陳舊的錄影帶片子般，每到固定片段就出現相同閃爍而既定的畫面。馬先生又開始在放歌劇錄音帶了，確實這是他預料中的事。

他無法不懷疑究竟馬先生是如何窺知房間內他與男人的一舉一動，他想這絕不單只因一道薄薄木板牆的緣故？或許還有著許多他尚未預知的不解緣由，但他只是猜測罷了。

不過，馬先生與他養的貓都在窺視他的行為，這一點，他是非常確定的。

這時，不自覺的，他放大了他在房內與男人廝磨的音量，甚至男人只是微微輕輕觸及他的身軀，他也要故意尖起嗓音呻吟地叫喊起來，讓慾望的聲音奔急流溢於屋子的四周。

是的，他就是要馬先生清楚知道他喜歡的是男人。

一剎那間，在他們房間中間木板牆的兩端，正牽引著一根細微的絲線在曳曳的拉扯，膽戰又心驚的交連成一場無止盡的拉鋸戰。

這情景像極了一幕荒謬怪誕的鬧劇，角色與角色之間跨立著一道既依存實則背離的矛盾鴻溝。

馬先生仍持續加大他的歌劇音量，這時，他躺在床上大聲嘻笑著說，他一定在嫉妒我們。

故事的情節持續地在夢境裡跳躍起伏不定，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夢境懸浮的情境中，有如踏在一條粉紅色柔軟的舌面上，極度害怕的他在濕滑溜的舌面上行走，布滿一粒粒凹凸不平的顆粒，它無盡延伸朝向虛無的黑暗深淵溯往.....

這是他的夢，他很清楚。

夢正在開始，他醒在自己的夢境當中。幽幽地，他看著自己的夢逐漸開始，卻無從介入其中，只是徒然的扮演一位寂靜的旁觀者，沉默地看著自己在夢境裡的舉動。

夢境底層，他看見一個男人高大的影子迅速地潛入自己狹窄的房間內，那是一條極漆黑極其漆黑的黑影，他與自己兩者皆看不清那個男人的臉孔，甚至他不瞭解夢裡頭的自己為何沒有拒絕一個男子莫名的潛入!?

實在太黑太暗了。

夢裡，他看著自己試著扭亮牆上的電燈，而男人卻用力將他的手給打掉。

我怕光。

他聽見男人的聲音壓的很低，很低。

為什麼怕?

男人並沒有說話。

房間內確實異常的漆黑，夢裡的他摸索著且悄悄地將房門拉開一道小小的縫，走廊上有道昏暗的光線偷偷從門縫間爬了進來。

趁著陰暗的光影，自己不自主的朝陽台窺望，正巧清楚的看到陽台上的貓也正在偷偷的窺望著自己，他清晰的看到自己在夢境中與那隻貓相互彼此的偷窺。

不過，當他不解的轉身回頭時，他竟也發現房間裡的那個男人的眼睛也正直直看著門縫外的那隻貓！

這一切切的舉動令旁觀的他感到非常的驚訝!!

男人如何知道在這窄小的門縫外會有那麼一隻貓在偷窺著？而且夢中，竟然自己也在偷窺著那隻可恨的黑貓。

自己為何會有如此的舉動，這是他無法了解自己的地方。

你喜歡聽歌劇嗎？

他聽見自己笑著問黑暗裡的那個男人。

男人低著頭淡淡地回了一個冷笑的聲音。

然後，像隻貪婪的獸類，男人迅速爬上自己的身軀上。

黑暗中，男人將手指劃過自己的乳蕾為圓心的淺彎弧形，然後順勢腋下、臂膀、腰脅...，直到腹側的暗影處隱隱浮起一顆顆細緻的疙瘩粒子。

一開始時，他自己選擇低淺的歡吟，隨即之後，男人便飢渴的放縱官能愛欲，舌尖吸舔融融散發一股腥羶流溢，齒牙交互嚙咬他的肌理肉膚，引發陣陣黏膩癢疼。

男人慾望他的姿態不像是場禁忌遊戲的模式，卻彷彿是齣獵捕獸物的殺戮進行式。

他清晰地看見自己在夢裡已有掙扎的面孔，而男人卻更使力用手臂將他纏結繞住，並用拳抵住他背，揭開自己淨白雙腿，然後奮力擒制住自己的靈肉身軀。

腥膩黏羶的嘔吐欲感一陣纏著一陣濃烈的佈滿整個夢境底.....

那是疲力無助的一種悲哀，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痛的表情面龐與男人猙獰可怕的獸行映相交疊，他用盡全力想拉著自己逃離那個男人卻不可得，反而一次又一次重複曝光男人那種猛烈凌虐自己的憂抑畫面。

於是，慢慢的，他聽見自己在夢裡無奈的哭嚎、悲泣，他也跟著忍不住的哀傷哭泣了起來，哭的聲音裡有某種生硬且被撕裂的顫動。

夢裡是個寂靜的黑夜，沒有一點點的聲音，甚至也沒有馬先生挑釁的歌劇音樂。

無論如何，他救贖不了夢境裡的自己。

幽靜地，光影稀疏閃爍，貓仍舊躲在閃爍不定的光影背側，不動聲色地偷窺著他們，那時，貓看他的眼神很詭異，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

確實的，那是一場極度悲傷的夢。

第二天清晨醒來，他躺在房間的床鋪上，緩緩側過身軀從門縫中去看陽台上那隻貓。這時，他的心情很複雜，有點惶恐、有點緊張、還有點不知為何的哀傷。

奇怪的是，自從那晚之後，他確實感受到，那夢底可恨的男人正像隻兩棲類幼蟲，無聲地幽幽浸泡在他的體內，詭譎地因為這樣一個闖入且盤據為巢並安然熟睡的生物，而莫名聯結上他少年輪廓單薄的憂慮慘淡歲月。

那是一個令人瞋厭的影子，魔鬼似的緊緊纏著他。

他不由的覺得身體上的某個部位像是出了怪異，夾雜在他意識底層的地方彷彿有某種東西在作祟。如果認認真真的去想，他彷彿隱約會想起在那個夢中，貓悄悄偷窺他時，那個幸災樂禍的眼神。

馬先生一定是利用他的貓來窺視我。

他在心底持續不斷的告訴自己。

下意識的他想起那隻黑色的貓，這麼想時，貓的種種氣味和與之俱存的所有場景與回憶便不斷的在他惴惴不安的心中重複曝光。

即使在屋外，他都無法揮去那蠢蠢躁動難耐的窺視氣味，那種魔魘的感覺就像是一道隱形的薄光，幽幽地寄養在他腦海底。

直到最後，他和馬先生彼此二人在同一個屋簷下成為相互對抗的個體，那棟出租公寓剎時幻變成一個鬥爭的場域，場域內耽溺飽含著兩人叵測可怖的心機。

隱隱約約的，他似乎察覺到，他和貓以及馬先生這之間存在著某種異質的關係，如同三條不等長的線條般地相互交錯。他們彼此睜著眼暗地裡臆測對方的心事，馬先生利用了他養的貓，伺機抓住他暗影裡的身世內幕，而他卻只能悄悄竊取貓和馬先生曝光的身軀背影罷了。他開始憂傷地感覺到自己像是被困在一種不安的濃稠窺淫欲的恐懼裡。

在漆黑底，馬先生是如何心照不宣地拉鋸著彼此各自跛了一邊的記憶，且密含某種恐怖的預感，正選擇他所置身的情境做為缺口而窸窣的鼓脹起來，待他再也承受不住那恐怖所壓迫而來的痛苦時，便將從他身體的某處迅速炸裂開來。

不知為什麼，每當他想起馬先生那張白皙的近乎蒼白的臉孔以及陽台上那隻綠眼的貓時，疊在他心底的畫面便是一幕黑暗底層幽幽浮起的白色幽靈面龐，那景象不是一點一滴地在眼前清晰起來，而是猛然地在錯愕之中飄浮閃現。

那種龐大的且無時無刻向他撞擊而來的窺視面孔，是無比凜峻的。

故事的結局

故事的結局是現實與夢境持續不斷圈盪擴散的情節輪廓。

他憂傷地感覺到自己像是被困在一種不安的濃稠窺視慾的恐懼裡。

他確實想逃離掉那棟出租公寓。逃離的前夜，他竟又不自覺的跌入夜裡他自己的夢中。

這場夢很悠長，並以一種緩慢的且往前開展的速度持續延伸……

他在夢裡聽見有某種沙沙瀉去的聲音，正徐緩地自這層房子的簷樑、牆角、門柱、窗戶……，各處漸層消瀉而逝，像潮汐自遠方海灘撤退般，微微地，這房子彷彿正在以等速的速率崩毀，走廊房間的線條也在白熾疏落的光影下遠近地晃動。

接著他又迅速地看到那隻貓架起一種孤傲的姿態窺視著他。

那隻黑色可恨的貓與性情陰蟄沉鬱的馬先生以及房子裡四處融融瀰漫一種腥羶

短篇小說

飽漲流轉的頹靡奇詭氣息，隱隱夾在空氣裡，那些竄動著的窺視氣流正隨時準備伺機趁虛侵襲他。

這一切皆持續不斷的溺陷在那隻黑貓綠眼閃閃的窺視情境中，夢境的周圍逐漸的凝滯成膜，他被硬生生的鎖在自己的夢裡，再怎麼樣也逃脫不掉了。夢持續頑強地延伸，他再也無法自夢中驚醒過來，且默默孤單的泡在那層夢境中。

最後畫面浮現出，他幽幽的浸泡在凝固成膜的夢底，無奈地以掙扎哀慟的悲憐姿態朝未知的前景，開始無聲的乾嘔起來。